

## 道德真經解

經名：道德真經解。無名氏解。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此書下卷注文與時雍《道德真經全解》下卷完全相同。

### 道德真經解序

聖人以神藏寂寞，道在杳冥，周流六虛，而莫足以知其然，酬酢萬變，孰敢以窺其跡？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虛，一造一化而以真自修，又奚有言以好辯哉？聖人默而思之，輿情至愚，必待引之而後動，群性至昏，必待誨之而後悟，此所以有言載于方冊，垂乎不朽，以為常善之救矣。洎乎千載，厥道彌遠。先聖之意，昧者不能取；至真之言，愚者不能達。況我老君之書，言明而理遠，文近而旨幽，若不釋而申義，眾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，而不能炳若丹青矣。是致今因行化得屈塵寰，不免援毫以彰大義，庶幾乎指示而已。

### 道德真經解卷上

#### 無名氏解

#### 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生殺以時，物之道也；德業以脩，人之道也；男女以別，家之道也；法度以明，國之道也。此天下之常道，聖凡之同有者也。若可道之道，應變無滯，與物無方，非耳而聽其希聲，非目而觀其真色，得其微者探神化于寥寥，知其遠者達真筌于不測，動乃應于萬機，靜不流于一曲，則常之道焉能如此？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至真之名不附于形，形則有盛衰之相代；至真之名不寓于數，數則有變窮之相更。是以可名搏之而不得，象之而不似，迎隨而首尾不能見，鑽仰而堅，高莫可及，不隨物而有定，執體而有用，以常無而與道為合，而名自生焉，非常名之可如也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昔道未判之際，非陰陽之可論，造化之可推。及炁適于清，得之者為天；炁適于濁，得之者為地。天地之兩得，以清為陽，以濁為陰，陽者能造，陰者能化，此萬物所以生也。以無則為道獨而天地得之，此無名所以天地之始；以有則天地為合而萬物生之，此有名所以萬物之母。始則言其炁，母則言其形，炁也，形也，亦道之有無耳。

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恍爾而來，自何而來？惚爾而去，自何而去？虛而不停于一物，空而不鑒于一形，此所謂常無也。恍爾而來，來之必有其象；惚爾而去，去之必有其物

。虛則神集也，不動而動，空則真蘊也，不化而化，此乃常有也。常無也，守于無為；常有也，脩于有作。無為則妙，有作則微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矣。大抵皆可謂之玄歟？且玄者，道有可觀，猶天之色可視而不知其然。玄之又玄，乃得之又得，而達之尤深者也，故曰眾妙之門，以其能出入于大道故矣。

### 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道散于事，物雜于性，初受之真，人為之偽，始稟之和，舛而為乖，此昔之美者今而為惡，向之善者背而不善，斯美惡之兩途，善不善之不一也。聖人不為有惡而不美已，不為有不善而不善已，亦以達其性耳，非與眾人美惡之相隨，善不善之相分也。苟欲一之，則性均為至矣，又奚有有無、難易、長短、高下、音聲、前後哉？此聖人之教，所以為此而行焉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聖人以道治己，以功加人。蓋謂彼無長慮，待聖而後慮；彼無獨見，待聖而後見。若不示之以教，則柔而自溺，愚而自弱，不能趨聖人之道矣。我乃儲神于淵默，而使彼觀風而動，處思于寂寞，而使彼視化而為。慮事物之煩，有以耗吾之聰明，我則無事；慮言語之多，有以亂吾之真緒，我則不言。自然事濟于下，教立于上，而天下之民不率而率矣，固無反道之弊耳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

聖人出而萬物出，聖人入而萬物入，聖人者，乃萬物之所睹。是以聖人在上，萬物並作而各遂其宜，無失性之咎。蓋吾無所用其心哉，凡以順物之理而已，以至興衰烏有辭也。設若政事未脩，教化未明，應出而入，應取而與，擾擾天下之心，紛紛萬物之態，如此雖作，未有不辭者也。萬物作而不辭，亦待乎聖人之世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大道之設，不以物我而有分，高卑而有間，以心達心，則天下之心我之心也，以形養形，則萬物之形我之形也，又奚有兩其意哉？聖人體道而濟物，屈己以待人，伏吾之巧以救其拙，推吾之能以率其鄙，功乃至于無窮，業乃至于可大，固為不可加焉。聖人慮其滿而有溢，故乃抑之；慮其盈而有虧，故乃損之。大而充塞，不自以為足，妙而莫測，不自以為神，生而不生，為而不為，功而不功，如是則物不能我遷，時不能我徙，而處乎道矣，是以不去。

### 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也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

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性本無分，而習以遷之，物本無二，而情所異之。習遷于性，則賢者常為人之所慕；情異于物，則難得者常為人之所求。慕于賢而不及，則反以為爭，求于貨而不足，則反以為盜。是二者，使民失性而妄知，養情而苟欲，安可以見吾之道哉？莫若使之心之虛也，賢鄙不停于內，而彼我無分；腹之實紛也，華不誘于外而衣食以足；弱其志，以自柔而不好勝于人；強其骨，以自立而不耽利于物。所以天下之民無妄見之知，天下之民亡苟求之欲，則聖人之為，無不治矣。則不尚賢之篇，乃復人之性，反物之情，而根乎道者也。

#### 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

道之舒，可以充乎四極而不以為滿；道之卷，可以隱乎纖芥而不以為微。以體則至虛，物之來者無不應，以用則至變，事之至者無不接。不抗于太高，高恐下者不能及；不即于太卑，卑恐高者不能俯。如此不惟不盈，又至于不久，自非處陰陽之中，曷以能此？故曰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冲者，陰陽之中，無過不及之義也。

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深而莫測之謂淵，微而莫窮之謂道。道之無，則天地以為始；道之有，則萬物以為母。言其母，則知萬物生乎道者也；言其宗，則知萬物本乎道者也。既為其宗，何云似之？蓋道乃無形，不可以定體言之，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也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人之處道，閑意馬于空虛，湛性源于寂寞，喜怒藏于無事之鄉，好惡鑱于不思之地，則以淡居己，以靜對物。不顯明于外，則和之而若晦；不獨異于眾，則同之而若愚。如是于道也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而無事物之累哉。設使不挫其銳而專以意，必至于輕動而傷吾之性；不解其紛而專以事，必至于多擾而亂吾之真；不和其光，道必失于矜；不同其塵，名必失于矜。如是於道也，視之不見，為之不成，而常以事物為累哉，學之者可不慎歟？此于四事之後，所以繼之曰湛兮似或存也。道無定體，若特以存而言之，非道也，故似或耳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觀道之所來，出于無為，生于清靜，操之則存，捨之則亡，不為強而多，不為懦而寡，則虛無之至，真常之妙，雖天地以我為始，雖萬物以我為宗。兆于莫測，探于莫先，彼象有形也，我則處之于未形之初，彼帝有物也，我對居之于無物之上，如此豈可以子名之，故曰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也。

## 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天地之于萬物，任其理之自然。方其時之生也與之生，以育之而有雨露之滋；方其時之殺也與之殺，以凋之而有雪霜之變。如此必不係于一物，不累于一時，凡以待其理而已。特謂之芻狗者，方其祭祀之時，貢以至誠，而致其欽愛之意，及其禮畢，棄以無用，若看糞壤，此非厚于初而薄于終，愛于前而惡于後，乃理之然也。聖人之於百姓，又非異此。方其致愛也，如保赤子，其致敬也，若承大祭，則親愛之心莫大于是。及其有不愛者，罰以肆其威而視命如芥，有不可敬者，刑以殺其辜而觀生若閑，此非聖人留情于賞罰也，亦任其理之然而體乎天地耳。若非如此，焉能受萬物而不窮、接萬變而不溺？好其生者，與之生而不匱，欲其善者，與之善而不已，其應無方，其出無盡，乃橐籥之若也，故又繼之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也云耳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聖人動則用道，靜則體道。居靜之時，以道為同，湛兮自養，而不與事交，不與物接，又奚有言之弊也？及其動而用道，無言以應變，則道至于有窮，雖言之可尚，必簡以當理，要以合道，而不務多以為泛也，故曰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乃其當歟？

## 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虛而能應，其應無窮；妙而莫測，其測無方。且谷者，應萬有而不留于一物。神者，受萬化而不滯于一原。不留于一物，則其虛不至于盈，何虧之有？不滯于一原，其化必不至于窮，何終之有？此谷神所以有不死之兆爾，是謂玄牝者。道之于人，始降于無，終成于有，無者以炁而言，有者以形而喻，玄牝者，乃形之有者也。人身之中以玄牝為生，虛以應我之運，妙而成吾之化，降者由此而升，往者由此而還，則寸炁綿綿，真靈寂寂，而有長生之理焉。然人所以不能生者，非玄牝之愆止，人不能虛且靜矣。

## 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其體至高，濟羣生而不有者，此天之所以長也。其勢博厚，載萬物而不辭者，此地之所以久也。天長也，其覆萬世而不傾；地久也，其載古今而不陷。此非天地固所以長久而不傾陷也，蓋不有其生，自然而長生矣。聖人體乎天地，思慕長生，焉敢有其身也？故抑高而就卑，和光而同物，知雖先也，不敢為

人之先而常處其後，身雖聖也，不敢超眾之為而常晦其跡，如此乃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故能成其私而同天地之長久矣。自非不自生，烏足語此？

### 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矣。

昔道在于上，混然而無，固無殊品，以雜其真。泊離無入有，於性則存善，於五行則生水，而善之與水乃離道近矣，此所以相譬而立焉，故曰上善若水。善之謂性，忘心而入寂，澄己而利物，蔽爭勝之原，若其固有，亡取與之分，如其自然，求之而後應而不應于妄求，靜之而徐清而不清于非靜，深以自達，明而守晦，以至于濟物之仁，必然之信，任理之治，適變之能，無非水之不相一也。大抵此篇之意，乃上德不德、上士無爭之意也。何且居善地者，必就于

下；心善淵者，水深則回；與善仁者，利達萬物；言善信者，外不欺人；政善治者，執柔弱而勝剛強；事善能者，渡舟楫而無不濟；動善時者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凡斯數事，若有其善而好勝于物，定以有尤，焉能幾於道也？

### 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道之為物，酌焉而不竭，注焉而不盈，無欠以為不足，無贅以為有餘，悉皆虛其中以無滿，空其蘊而受物，又何必持其盈以為其約。苟持其盈，不如其已，天下之事，來之復去，新之代舊，出沒之繁不可以計窮，利害之雜不可以智算。若焦心以應無盡之事，窮思以待不齊之物，雖有揣之之巧，銳之之利，亦有時而耗竭矣。仕道者不然，棄塵緒于事物，保真情于不為，則吾之所享，長其保焉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

以道觀物，則道為真，物為假；以德觀物，則德為長，物為短。至人以道養德，以德修道，而常昂于物物之上，以道德為樂者，知物皆為假，而徒役吾之神思耳。此金玉者雖為其寶，以至人觀之，乃寄來之物，奚可珍之？苟或珍之，寧無咎乎？

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時不能常行，行之而有止。物不能常興，興之而有廢。況人進退有義，義可從而不可違，去就有命，命可順而不可乖。苟義可退也，違義以進之，必有其害。命可去也，乖命以就而就之，必有其損。況成敗之相隨，榮辱之相代，猶首尾之相應，禍福之相伏，豈可恃進以終身之榮，而不顧憂患哉？此功成

名遂身退，乃天之道也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

人受命已來，保神之後，陰陽具于一身，造化全于四大，其性也得爾冲和，其炁也歸爾真正，又奚有外物之患哉？此乃生之理也。及神逐變遷，慮從物起，嗜慾生于胸中，勞役耽于身內，所得之和變而為乖，所歸之正適以為邪，而神於是為魄之所奪，不能載魄，乃至于散亂而不保矣，此死之道也。至人知其如此，忘其物念，灰彼塵心，知神乃我之主，則安而不亂，以至于明，知精乃我之本，則寧而不搖，以至于一，而後吾之神也，洞于靈而不為罔，吾之精也，保于真而為兩，內無魄之所載，外無物之所遷，則道不幾乎息矣。切哈愚者，背陽而向陰，滅神而就魄，日馳萬變之勞，不守至精之一，及其死也，沉淪陰道，落彼異生，斯蓋魄之所載，而不能抱一以自全故也，痛之痛之。

專炁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人自保生，以炁養之；人自赴死，以炁損之。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，故專炁致柔，以全其真也。且至人之性，習于不動，動則哀樂生焉，至人之性，安于不悖，悖則暴怒起焉。哀樂生而情亂于中，暴怒起而炁作于內，如是而養真者，未之有也。炁何以專而致柔？莫若以志帥之，以神御之，安心于清靜，致意于虛閑，縛五賊于無染之鄉，囚無明于至弱之界，而後炁適于柔，而不動于觸，非嬰兒而何哉？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性有其垢，可以滌之；性有其穢，可以除之。自非清以養己，靜而對物，焉能如此？

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

治本出于無為，偽常生于有作，況人離性則失本，役物則喪己。欲愛民于保生，治國于常安，莫若使之安性而不為矣。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

萬物出入，以天為門，天之出入，以道為戶。至人者，應天門以出入玄域，遊道戶而升降真界，達時消息，與物盈虛，非妄有所作也，安于無心而已。

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燭幽之謂明，見素之謂白，周流無壅之謂四達，如此可謂知知矣。知而不知，乃為至也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

道有其造，可以生之；道有其化，可以畜之。然道可以生畜萬物，自非達之不可似也。

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萬世不弊之謂道，豈非長乎？無為而萬物化，豈非不宰乎？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車以有運轉之理而無凝于物，器以有收斂之名而不散于外，室則為所居之常而得安于中，特以言無有之用者。且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方其形而上也，以無為用，其用無窮，而罔有新故之敝。方其形而下也，以有為利，其利有盡，而有興廢之咎。此所以於車言無，有車之用，於器言無，有器之用，於室言無，有室之用。若以玄者論之，則運吾之絜者河車，收吾之真者鼎器，宅吾之神者絳室。是三者果如何哉？乃以無為用者也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

真非不欲保于內，性非不欲復于初，而所以不能者，常被外物以誘之故也。目注于視，吾將以慧觀而見其真色，所以不見者，物之色以盲之。耳注于聽，吾將以定力而聞其真聲，所以不聞者，物之聲以聾之。口注于味，吾將以至淡而知其真味，所以不知者，物之味以爽之。目至于盲而閉其慧觀，耳至于聾而潰其定力，口至于爽而不能居淡，九邪由此而作，真元因此而喪，乃眾人爾，奚可以語道哉？

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七情生于放縱，三毒起于貪求，且性者以心為表，心者以性為裏，性定心澄，無事于逐物，則田獵與難得之貨，奚足為患哉？馳騁田獵，則血絜俱作，敷發于外，而心所以作狂。好難得之貨，則偷合苟容，妄求曲取，而行所以妨。此皆聖人之所不為也，而繼之以為腹不為目者，以明其養內而不養外故也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

心忠于道而係于物，則喜于榮華而驚于憂患，常以得失為累，而不能以浩浩然矣。且人之居寵而受其祿，得榮于己，以祿居之則顯而不辭，以榮處之則驕而不法，矜誇焉而尊以惡卑，光顯焉而高以恥下，則積金繫馬，寧不為之寵哉，斯奚足以為辱也？一有所失，自以為慊。至人不然，貴不為樂，賤不為憂，受祿萬鍾，食前方丈，吾非有也，草食瓢飲，蓬居甕室，吾非憂也，得之囁

囂，失之囂囂，曾足以驚乎？惟有其寵者，辱莫大焉，非驚而何？

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#2。

人受命于無，成形于有。且形之成于有也，合地水風火之假，生精神炁血之實，居處焉不能免寒暑之所拘，動作焉不能外勞役之所使，以至于飲水食穀以充于內，衣帛服布以禦于外，或過焉為有餘，欠焉為不足，不能無患焉。惟其盜陰陽之真情，奪造化之正理，喜怒去于胸中，寒暑逃于物外，脫四大之假以無其身，反九變之真而入于道，則吾以是無無以不生，空空而不化，又何有患也？經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，乃此歟？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

道處太素之上而無其色，則色之所色者，雖離婁之明，無所施其視。道處太虛之中而無其聲，則聲之所聲，雖師曠之聰，無所專其聽。道在無名之先而無其象，則象之所象#3，雖烏獲之力，不能舉其重。此夷所以視之而不見，希所以聽之而不聞，微所以搏之而不得也，此以常者言之。若以能開慧目以觀真色，則視之而可見；啟玄耳以聽希音，則聽之而可聞；施妙力以斡大象，則搏之而可得。常人所以不能者，五色盲于目，五音聾于耳，五事蔽于心故也。

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

道無在，道無不在，不可以物名之，不可以象假之，及其濟天下之用，則萬物而無非道者。且道在物也一，莫得以分之，而聖人所以言夷希微各異者，設以視聽搏之趣爾。要其所以為異，乃無此之異也，混而為一爾，豈可以致詰哉？

其上不曠，其下不昧。繩繩不可名，復歸于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物之附于陽者，其升以明，附于陰者，其降以晦。升而明者，有性者以趨，降而晦者，有形者以逃，天下之人於是以知向背之理。若道則不然，炁狀也上，不為陽而明，無物也下，不為陰而晦，其來也不行而至，豈可迎乎？其去也不疾而速，豈可隨乎？欲窮其本也，探上古而不知其始；欲究其末也，御當今而不知其變。及其以玄推之，上有明以為其曠，則光照于物物，下有晦以為其昧，則炁出于孛孛，其上之昧者，可以升而向之，其下之昧者，可以塞而背之，來之者吾有靈以迎其前，去之者吾有神以隨其後，惚兮惚則無物以有物，恍兮恍則不狀而有狀，此非與經固有反，蓋老氏之言微而顯矣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#4。

小人精于物，君子精于道。精于物者以物役之，其巧有盡。精于道者以道養之，其化無窮。是以古之善為士者，藏于至幽，隱于不測，盡其性以無方，窮其理而不滯，則有言也，言合于道而眾不能曉，有作也，作契于理而眾不能達，以至于搜蹟亡形而我以獨見，驅役有象而我以獨斡，周流六虛而同天莫可學，酬酢萬變而治物無所壅，則吾之微妙玄通，人固以不識也，非我特欲不識而專以異也，我道之深而彼不能識也故矣。

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

浩浩處道，不以吉凶而有事于思；寂寂守玄，不以憂患而有事于動。無思也，遇物而後作，臨事而後為，必待可行之時而後行之，可用之世而後用之，又何容心哉？此所以豫若冬涉川也。冬涉川者，逼而後動，不得已也，非所以為未然之見，何非不見于未然也，無心而已。無動也，寂然而退，居幽宇以至于不出，密然而靜，處玄宅而至于不為，斂己焉常恐踰閑以自警，屈身焉以至閉戶而自約，猶若畏四鄰者，乃其此也。畏四鄰者，安其居而不出也，非所以不敢出也，蓋退藏于密而不與物交故矣。是二者，一事于無思，一事于無動，非古之善士，孰能如此？

儼若容，

貌不莊則無威可畏，身不重則無儀可象，況事道者所處玄宅，所履真路，所言則法言，所行則法行，豈可不嚴而勵己，容而畏物哉？則儼若容者，乃其宜也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性本空虛，因物而實；性本澄靜，因物而動。且物之所以泮者，陽也。所以結者，陰也。陽以渙之，則舒舒以自復，優優而自遂，而不與物為之聚散。陰以結之，無者附于有，散者著于實，其形厚者不能薄，其勢小者不能大，此乃有在之理，非無在之意也。何以況之？由水之性，或就下以適東，流川而學海，或升而為雲雨，或導而為江河，源之深，其流乃長，流之長者，其澤必遠，甚以為自得哉。及陰炁凝以為冰，則其源以塞，其流以阻，而不能若水以四達矣。此善為士者，其性之渙所以若冰之將釋也，求其以復初矣。

敦兮其若樸，

文勝質，其質必滅；華勝實，其實不顯。為士之道，不吐英華以妨大素，不尚浮虛以掩大材。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為不雜，收天真之粹而求為不偽，處于厚而不處于薄，居其全而不居其駁，此經乃謂敦兮其若樸也。

曠兮其若谷，

澹足萬物而不以為有，湛無一毫而不以為無。物之來者，應之而不留；事之至者，容之而不滯。此性之虛然善應，而不以物為心哉，則曠兮所以若谷也

。 渾兮其若濁。

和其光則知韜以自晦，同其塵則知混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凡物芸芸，必歸其根。

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

出而不反，其出有窮；往而不復，其往必弊。天之所以有春者，生以出也；有秋者，反以復也。生而出以為命，反而復以為性，且曰有生斯有性，何必待復而後見性？曰生者動也，動則紛紛，性莫失焉。所言歸根曰靜者，反其性也。又曰既靜以見性，此却云靜以復命，何也？曰生而有命，則命常因性失而亡，既靜以見性，則命乃復矣，此盡性而後至于命也。

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靜乃性之本，有時而動者，以應物也，非我性斯動矣。常乃道之體，遇物而變者，以應時也，非我道斯變矣。聖人若退藏之際而不為物居，寂默之中而不應時，則其性靜而不動，其道常而不變，此曰復命。曰常者，靜而不出，以得其性也。知常曰明者，虛而自見，以得其道也故矣。反以不知常而應變，則失性違道之事無所不至，非凶而何？乃繼之曰不知常，妄作凶也云耳。

容乃公 #5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。

萬變不齊，羣動不一，以擇之則洪纖而有曲，以分之則高下而有問。聖人欲一之以韋動，齊之以萬變，莫非容也，斯容何以致之？因于知常而已。惟其容也，觸之者寬以無私，應之者一而不二，其平也衡不可以奪，其虛也谷不可以過，由是自容而至于大公矣。既以公之，則可宰制羣生，法令天下，萬務之煩而我可以析之，四海之大而自隱，此者養素于內而善俗者也。今渾兮其若濁，何以異此？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

水之清者，有物以撓之，其清乃濁；人之安者，有物以誘之，其安必動。濁以亂其清，而不能事之以靜，則清因濁滅；動以失安，而不能變之以生，則安因動危，此非所以為善士也。我則不然，以靜為常而靜以徐清，則濁焉為患？以動為變而動以徐生，則安何為守？如此則靜不至于失性，動不至于失道，而無溺于一曲也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物之敗者因於自成，事之敝者因于自新，則成敗之相復，新敝之相代，乃固然之理，而人情之所不免也。至于善士守道以自敝，而其敝常新；處事以自敗，而其敗常成新也。萬世不敝，常成也，終身不敗，如此非他致之，出于不盈而已。

## 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。

生而不有，有時而有者，虛之未極也。安而不動，有時而動者，靜之未篤也。且道在萬物之上，應萬變而不知其耗，守真一而不知其竭，廓之以宇宙之大，莫見其涯，濟之以羣生之出，莫知其動，空空而至無，湛湛而常寂，則入之多不以為盈，出之眾不以為擾，則虛於是，致之以極，靜於是，守之以篤，而萬物所以並作也。萬物之來，始于無形，終于有象，若虛之不極，則出生者不能無壅，靜之不篤，則還生者不能無窮，而寓我可以歸之，則人之道至此而最矣。人道既最以如何哉？乃通于天而已。人至于通天，可謂至矣，而人物何足以禦之？乃道爾。此經所以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也。

## 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

昔聖人之治，儲思于淵默，恭己于巖廓，無為以待天下之為，無言以應天下之變，鼓舞以神，則號令不知所自出，教化以身，則政事不知所自行，則民不化而化成，不治而治致，不待率而後應，不待誅而後畏，日用我德，不知德之可懷，日由吾道，不知道之可向，則浩浩自遂其宜，熙熙自獲其所，此乃太上之治，以自然為化，故曰下知有之。逮三皇之後，制度以修，賞罰以出，有愛人之政而如保赤子，有歸民之德而若從流水，以恩撫之則百姓親之如父母，以仁恤之則百姓譽之若天地，斯乃有為之世，以政而治民者也，故人以親而譽之。其次不然，或峻刑嚴法以設威于上，或反道敗德而失政于下，一則畏彼之威而苟免之過以至于恥，一則侮彼之政而亂其常以至于為非，則法雖可畏而成于不畏，德既可侮而不能無侮，此下以愧于親譽，上以慚于知有者，寧可不慎擇歟？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內有諸己，外不欺物，乃謂之信，則信者，聖人以為將命令宣志意，而達乎四方者也。苟不足焉，人何信之？聖人乃思之而後言，而言不以為妄，慮之而後語，而語不以為欺，有命焉若卜筮而可孚，有令焉如影響之可應，則信矣。有不足也，其實出于貴言而已。貴則不輕，貴則不賤，不輕以重之而言無亂發，不賤以尊之而言無虛設，惟其如此，功乃至于成，事乃至于遂，而百姓自然矣。

## 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 #6。

聖人臨事而‘無意，對物而無心。無意也，則恤愛兼制之務不彰于外，無心也，則謀慮知見之為不起于中，而悉以道為出處，以道為語默故也。及萬緒

交起，百態互生，愛惡之情於是而有，與奪之權於是而作，則吾之大道分而為二，而仁義所以行也。性失于多知，聖人以約為守，機生于遠見，聖人以晦為用。知不以約有不及者，則智於是而鑿，見不以晦有不明者，則機於是而巧，是以智慧出于胸中，大偽生于構內，而於吾道必以遠矣。

###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

無所不通之謂聖，無所不知之謂智。則聖也者，成性以達己，體道而御物，而特以絕者，不敢有其聖，以為眾人之所不及矣。智也者，彰往而見其未然，察來而知其未變，特以謂棄者，不敢有其智，而為眾人之所不知。苟以有聖，則不及者離性以為詐，苟以有智，則不知者捨真以為偽。惟其絕而棄之，則民各任其性矣，其利而百倍焉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

天有五典，人有五常，則父子者乃天之叙也。天叙之始，良知出于自然，良能本于不慮，而孝慈之性固存于父子之間，奚待教以率之？所以父子不親者，有仁義以妨之。何仁者愛人，及其所不愛，義者宜人，及其所不宜，則物爭以愛而不愛者亂，人尚以宜而不宜者悖，孝慈或因此失矣。若絕而棄之，則民復孝慈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 #7。

尚巧必窮好利必爭，盜賊之源也。

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從流者流遠而必涸，圖枝者技多而必缺。今以捨流而窮源，其源必澄，棄枝而就本，其本必固。所以棄絕三事，而今何屬哉？必以見性而已，故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而繼于後也。無塵以染其質之謂素，無華以亂其本之謂樸。少私則不昏惑以著物，寡欲則不盜縱以喪己，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，何以哉？

### 道德真經解卷上竟

#1 腹之實紛也：『紛』疑下屬，作『腹之實也，紛華不誘于外』。

#2 若可託天下：『託』疑作『寄』。此句後脫經文『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』。

#3 則象之所象：『則象』二字原屬下句，據文意改。

#4 深不可識：後脫經文『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』。

#5 容乃公：前脫經文『知常容』。

#6 有大偽：後脫經文『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』。

#7 盜賊無有：後脫經文『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』。

### 道德真經解卷中

無名氏解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

學將以窮理，理之不窮，無以盡性；無以盡性，則荒惑憂樂不召而來矣。今以云絕學者，學已至于窮理，其性得矣。性之得也，樂莫大焉，此所以無憂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處道之真，無分于偽，得性之善，無別于惡。真有所失，則偽從而生焉。善有所遷，惡從而出焉。則真偽之相去，善惡之相離，固不遠矣，在體道者以覺之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#1。

聖人退而居密，隱而守靜，優游從容，以樂于天真，沖和廉正，以掌其天宰，明而燭物，而不與種種分別，高而越世，而不與事事爭鋒，斯乃處一己之道而不同物也。及常以同俗，和不異眾，言與物交，跡同民患，而吉凶之憂有所不免，此人之所畏，所以不可不畏也。

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

見道而不識，由道而不知，六情蔽于靈淵，五賊亂于真宰，此乃眾人耳。彼眾人不知性之失也，逐情而喜，耽物而樂，熙熙以從己之欲，鼉鼉而隨時之態，則自以為樂如享太牢與登春臺者。享太牢以為美，登春臺以為榮，二者之樂，曾可以眾人能之？惟至樂者可以也。

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

道之散因于純變而為維，性之失因于和適而為駁，吐華于外而實必中損，遷真于物而精必中耗，或機巧興于大偽，奸詐出于多途，則吾道彼不得也。我則異此，含和而智慮不萌，守一而真純不散，忘喜怒以塞其情，攻愛惡而無其意，如物象未兆之先，若嬰兒未孩之始，此非全性體道，孰能若此？惟其全性也，常以自缺，惟其體道也，常以自弱。自缺以為天下之全，自弱以為天下之強，此所以常與俗人異矣。故彼之昭昭者，我則若昏；彼之察察，我則悶悶也。

澹兮其若海，颺兮似無所止。

虛靜以處己，淵深而待物，此乃道之體也，故澹以若海。普以濟天下，博而散萬物，此乃道之用也，故颺以無止。

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

我道也，彼物也，物非道則不生，道無物則為常，我且居道之常而物如何

哉？以此明物為我用，我非物役故也。乃眾人皆有以也，我獨頑且鄙者，不能入不能取之理歟？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於母。

以言其先則為象之未兆，以言其尊則為帝之未出。天地為大，以道為始，萬物為多，以道為母。母者有生養之道，我今居以久視，不欲生乎？達于修真，不欲養乎？既生且養，捨道何以？故貴食母也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

道不可學，由性而率，則率性者，固得其道也。道得于我，則我之所養者為真，所施者為德，而德於是得于道，在我之後而人可以修之也。然而道則為無，德則為有，德至而入于道，道優而散于德，則道德之相從，未嘗可相離也。而經以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，其理若此。

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道之至寂則靜不可以聽，道之至無則虛不可以觀，欲前而迎焉無首之可向，欲後而隨焉無尾之可趨，此大道之體，以居其常也。方將離體而涉于用，不可為無而無其名，不可為無而無其狀，此無中有有，而象物所以出于恍惚之間也。此其體也，乃謂真無；此之用也，乃謂真有。有象斯有物，有形斯有性。有象物之後，而云有精者，其真有生也，有生非所以生，乃入造化之域，居陰陽之境，真性得以感，則不化而化，正炁得以運，則不生而生，此之為生，其理幽矣。非顯然而著象，昭然而成形，乃真于甚真，信于甚信，而常以窈冥為用。非達道之士，至人之識，莫足議此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

道散于天下，得之微者為精，得之寡者為粗，則天下人物於道不能無遠久高下哉。聖人乃得道之具，受性之全，至于應天下之不一，成一己之無窮，莫不有措哉，亦非以他致之，因其理而已。且天下之性不能俱直，以執我之直而正彼之曲，則直不能無損。天下之物不能俱美，以恃我之盈而不容于眾，則盈不能無虧。物物相代，固有其敝，若以自新，則敝有時而至；事事相雜，固有其惑，若以徧覽，則惑有時而起。聖人知其此也，順物之理而曲則直矣，卑己之性而窪則盈矣，日新其德而常以自敝，守之以約而不以自惑，而後內而處道，道無不全，外而居政，政無不治，以己之微而待天下之眾，以身之邇而歸四海之遠。自非虛以處己，寬以待人，曷以如此？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一者道之初，天地之始。陰陽未判之前，則吾真無偽，萬物未生之先，則吾性無分。彼我不能以兩適，人物不能以互別，斯乃至純之化，全粹之道，推而天下，豈可不為法也。

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天下之明，明于見人，不明于見己，明莫大焉，非明不足以見己，不敢見爾。天下之智，知于是人，不知于是己，智莫大焉，非智不足以是己，不敢是爾。以至于功加天下而無不被其澤，能出萬民而莫可及其大，自非聖人，其明豈不自見而不能曲以全矣，其智豈不自是而不能枉以直矣。伐其功而盈，至于滿假，則窪何有也。矜其能而新，至于光榮，則敝何有也。如此乃眾人爾，聖人反此，故又繼之曰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

有形者可以理推，有言者可以物使，或事因于人為而後成，或化因于時作而後起，此皆非所以為自然也。惟不可為而為，不可召而至，視之以神而後見，聽之以炁而後聞，無無以受則化自無來，有有以生則變從有出，如是則夫何為哉？體于自然而已。此所以莫可為而為，莫之化而化，非希而何哉？而夷微非不能此，而獨言希者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。

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 #2。

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，莫大乎風，所以潤澤萬物者，莫大乎雨。風雨者，乃天之所資，物之所賴，而陰陽感會而後有也。陰陽之真情，正而不悖，和而不乖，乃不愆期而至，其來也調，其正也常，又奚有飄驟之異哉？惟其過也，或以飄風，或以驟雨，此陰陽之不常者，曷以終朝乎？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，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

冥于自然，寂于無物，不以名器求，不以形象取，而常在于玄玄之化，窈窈之中者，不道而道，不德而德。惟其離無以執有，捨一而趨二，求道之名以為得道，求德之華以為得德，如是得之，反以為失矣。欲得道而不同德，德而無失，莫非處無無之真界、妙妙之玄鄉，舉止而不離希矣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 #3。

人必有性，物必有分，性之偏，無以全其道，分之過，無以求其有，是故道自性出，性由道入，欲身歸無名，化體自然，必待乎性之沖靜而後可也。如

欲立者不跂，欲行者不跨，反以跂而立，跨而行，必知其不能也。形之不完，尚艱于行立，況性之不完，而可立道乎？

###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

灑灑在上而寥以無形，窈窈居中而恍以無象，陰陽隱于一色之內，造化藏於不測之際，則清濁我以未判，天地我以未分，而何以謂之有物哉？及天地生而萬物出，吾道乃散殊于天下，以濟其用。今以謂有物混成者，則老氏欲收天下之散，而復歸于一，以一之萬而終始無窮，往來不匱，而萬世無弊哉，故云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也。獨立而不改，道所以混而在上以反本，周行而不殆，道所以混而在下以通變，則混成之理，於斯二者見之。

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昔一炁充盈于四極而莫知其邊，一炁寥廓于六虛而莫知其窮，塞乎上而不知其天，偏于下而不知其地，此之果如何哉？聖人分天地之後，生萬物之初，而與之字曰道，強名曰大，則大道之名，聖人所以強之也，非以體而立歟？惟其大也，故能涉天下之用，無所不往，窮四海之物，無所不至。無所不往，所以曰逝。無所不至，所以曰遠。道至于遠，則惡以散殊而遠本，故反以復初，而使終而有始以周行焉，此所以遠曰反也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天地有至尊而道為最，萬物有成理而道為奧焉，則道也者，廓宇宙以至極，居三才之至上，其大不可以侔焉。自一而為二，兩儀設位，在上者以高明而至遠，處下者以深厚而無疆，則覆載之功，孰可禦也？其大乃得道之一矣。二儀既設，成位于中，以至尊而統萬有，以至公而奉大道，盡人之倫，處王之道，亦豈為小哉？此王所以亦大也。詳而論之，得道之大者天，得天之大者地，得地之大者王，故下繼之曰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。而道則無所法，乃出于自然而已，故曰道法自然。

###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

天地之理，萬物之情，以固則重，重則敦本，以寧則靜，靜則復性。及其紜紜天下之理而變由是生，紛紛萬物之情而機由是出。變生則萬態俱來而重者以輕，機出則情偽交至而靜者以躁，浮虛澆薄之患有時而作，吉凶悔吝之兆無所不至。昔日之重以去其本，當時之靜以亂其性，如是非以為善也。君子知重

為輕根，故行不離輜重；知靜為躁君，故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則君子輕重躁靜之理，亦以敦本而復性矣。

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人君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其勢為至尊，其位為至高，其重固不可以過也。若以天下對之，以天下為眾，以一身為重，然以萬乘之尊而身對天下，當以天下為輕矣。

善行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迹，

以車通諸夏，以步陟諸塗，其行雖至作，所以為善也。聖人體神于至幽，藏妙于不測，一靜焉與道同居，一動焉與道同出，至于有行，豈有轍迹之可觀？乃無而已。有轍則運之有滯，有迹則通之有塞。聖人之行，無滯而常運，無塞而常通，雖至萬世，夫何弊哉？專于道故矣。

善言無瑕謫，

聖人以道處己，以道濟物。當處己之時，寂與神交，冥與意會，熙熙于妙化之中，默默于玄造之內，又何以言為尚也？及出而濟物，涉于事為，動于心聲，示一言以天下為法，宣一教以萬世為則，破庶民之昏昏，曉天下之瞶瞶，則言有于不得已也。然而言也，不以多為繁，不以少為弊，多必盡理，滿天下不以為非，少必守法，不及尺編亦以為當，此之為言，豈非善歟？定無瑕謫之咎矣。反以不善之言，出而招辜，動而有悔，妄則生疵，巧而傷仁，非止于無瑕謫也，亦以為害爾。

善計不用籌筭，

窮域中之變，其變無窮；盡天下之數，其數無盡。竭智必至于疲，盡力乃至于耗，雖欲計之，不可筭矣。聖人不然，執一以御萬變，計身以為萬物，一外無數，數至我則以一總之，身外無物，物來我則以身應之，如此則萬變歸于一，萬物體于身，天下之數不下堂而知矣，又奚以籌筭為哉？自非善計，必不能矣。

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

出而應世，以道為用，引天下之未能，納天下之未至，則當顯然垂論，明明立言，開吾之路，使人坦然以登，闢吾之門，俾人趨然以入。及退藏于密，言不與事交，身不與物接，寂然以居，則神不能見其邊，冥然以守，則人莫以知其處，塞于無路，閉于無門，絕于外而固其內，出于物而入于道。無引也，未能者無以待，無納也，未至者無以及，雖非關楗其門，莫可開而入矣，此所謂善閉也。

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

眾人之信有時而失，當以約之。聖人之信乃為大矣，以己信結天下之信，將示于來世，垂乎不朽，而使萬姓以一言為據，何可解也？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

聖人體道，道無人物，同欲其生，共惡其死，苟或棄之，則人物何所資也？是以聖人常善于救人與救物也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人離其性，則善不善之分矣。以善救不善，所以為師，因不善而顯善，所以為資。若以道而言之，師非貴也，資非愛也，貴師則有我，愛資則有人，人我之兩存，則分別之心起，於道為患焉，又非善也。惟其以智為迷，是謂要妙。何以智有知則識見於外，慮藏于中，折有物以為其辨，則真情亦有時而蔽矣。反以如迷，萌于無知，外不顯于有象，內可覺于無物，乃道之妙與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

以陽為雄，以陰為雌，陽則注動，陰則注靜，則知其雄乃為動，雌乃為靜也。至人以虛處己，以寬待人，不恃有以為先，常處卑而自下，資納于物不以為盈，洞達乎心不以為我，體自然之化而不離于固有，歸至純之質而不雜于天真，如此莫不守雌，以安靜為谿而盡性，至于常德不離，其如嬰兒。嬰兒者，以取含真而不吐于外，守一而不散于雜。設若知雄好動而不守之以雌，變性于實而不致之以虛，又焉得為嬰兒乎？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于無極。

白乃未受於五色，則所染由時，斯色之始也。至人慎之，以守其黑。黑者，色成而不可變也。然不可變，于方則為北，于時則為冬。方至于北則東南自此而起，時至于冬則春夏從此而發，以此見始起于此，終成于此，其勢無窮，變而大通者也，故至人以守之。惟其守此，則物化之而成，事窮之而變，萬民規之以為式，天下體之而為法，其德乃至于無極矣。自非守黑，曷以臻此？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

道常惡乎顯以光明，性常致于污而卑晦，道顯而光則慮不能退藏于密，性污而晦則防侈靡以為患。如是則浩以自屈，虛以應人，知榮為害道之根，我則去之，知辱為成性之本，我則守之，應彼之來而不費吾之有，供彼之去而不竭吾之無，裕以有餘，優以常足，則純而常歸于大樸矣。此之成性，神而明焉。

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

形而上者謂之道，乃復于樸之時也。形而下者謂之器，乃樸散為器之時也。

故大制不割。

道制於自然，豈有宰割之用乎？

將欲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昔帝王之於天下，優游閑暇，以處于巖廓之中，淵默寂靜，而安于衽席之上，以道治人而眾莫知其有為，以神設化而人莫觀其有作，此所謂無為之世，非有以取之也。若以為之而後成，作之而後就，令然後從，不從者戮之，功然後賞，無功者罰之，不庭者必待乎討之而後來，不化者必待乎誅之而後向，如是非可以樂為也，當不得已而已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噓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

以天下為有，則萬弊日出，千變叢生，物與為之敵，事與為之患，則焦心勞思，日以求治不可得也。惟其以己忘天下，內以無我，外以無物，無我則風化行于不可見，無物則道義示于莫能知。禮樂治民之術，我將以修身，法度為政之具，我用以飭己，萬態爭出，我有以不求，事物交來，我有以不攬，此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之理也。至于有為則敗之，有執則失之，凡與物競故也。物有行隨之不齊，行之在前，而隨必至于後。物有噓吹之不一，噓之欲溫，而吹之者已至。若強羸之相續，載隳之相代，此有有而必來者也。力與之較，智與之謀，明與之辨，聰與之察，雖聖亦以為耗焉，吾何容心哉？常無無以待焉。

是以聖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
物有其分，事有其常。越分為甚，甚而無損，損莫大焉。過常為奢，奢而無約，困莫大焉。泰則出乎二者，斯非有以補于聖人，是以去之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

道有體，道有用。居體之時，寥然而不應務，澹然而不隨世，乃以道自處而樂哉。及道之用，涉于事為，出而應務，則在德為德，在政為政，在教為教，在化為化，以至修明法度，作新典章，皆以道佐人主之事。惟其佐主以道，則服人以德，教民以義，彼不庭也，反以吾仁，彼不化也，復以吾政，又奚以兵強天下哉？如是歸之者如水投源，來之者若子慕父，寧有不還之咎，故繼之曰其事好還也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

古之聖人所以用兵者，將以輔德而已，非以樂為也，出于不得已而後用。故黃帝有蚩尤之戰，文王有獵狁之討，凡以非好于用兵而專求勝于人也，要以

成其治矣。若矜其耀戰之能，伐以誇戰之力，驕以恃戰之功，必見其好勝于用兵，而將以為暴也，非果而勿強之理。果乃求于成治，勿強不以求勝，斯蓋知師之所處而地炁所傷，大軍之後天失其和，故有凶年。天地猶以有傷，用兵者寧無損乎？斯聖人之一戒耳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知雄守雌，知雄之為動，而吉凶生焉，故守靜以常安。知白守黑，以黑為北，而終以反始，則無極焉。斯二者，乃道之動靜終始而言也。若以未判之前，真不為物雜，化不為情遷，不以盛衰干吾之宰，不以壯老奪吾之功，萬世不弊，永永無窮，何以此為累也？且物壯則老，乃非道爾，既為非道，宜其早已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惓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殺炁傷和，戰心無德，師克其萬，損我之千，況不克而無害乎？此宜以為不祥之器也，是以有道者不處。有道者，以抱一于上，以安民于中。抱一以無為為守，則率吾之性爾，故優乎游乎，而常與道為同焉。安民以制作為用，則演吾之法爾，故因焉革焉，而常與道為幾矣。二者以用兵為不祥，非樂乎此也，苟或不得已而用之，以恬惓為上，何耀吾之威以怯彼之勇，行吾之兵以遏彼之亂。無示于殺人，有功于成道，利一源以歸真，慎三反而圖勝，如此非敢以為美也。苟或美之，是樂殺人，寧以為有道？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真而未散，素而未華，純無偽以雜其潔，固無變以挫其完，此所謂樸也。道之樸常至于無名，道之樸常歸于無象。無名也，以一言而可得，無象也，以一念而可求，此其所以為小。若出而應天下之變，散而充萬象之用，有性者以性得，有形者以形化。天也自此而始，萬物由此而母，廓然居象帝之先，介然在最靈之上，如是孰可以臣之？若王侯守此，萬物將自賓矣。域中四大，而道與王各居一焉，王若能將此樸以御群有，則天下之大，四海之遠，善不勸而遷，惡不罰而去，以至有目者延頸以求觀，有足者跂望而求赴，則被其化者以無外，承其德者以有歸，小大雲集，邇遐影從，豈不為自賓也。於道言莫能臣，此所謂最上也。於萬物言自賓，此所謂最尊也。最上最尊，道固不可以形器

求也，故曰樸。求則得之，捨則失之，應求而來，應捨而去，豈非小歟？此小非直小也，小而大矣，故天下莫能臣，萬物將自賓也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大道藏于陰陽，陰陽隱于大道，天地者得道之陰陽，故陽降於下，陰升於上，其炁相合，以成甘露。且道之初，剖而生其一，於五行為水，在人為命，而天地於是生成之理焉。生之者，必以成之，是以甘露者，其化以炁，炁之以化，則形未有不生者。自非陰陽之和以遂其宜，莫足語之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道在物外，其樸無名，樸散物內，以為形器，而名由是生焉。有名則有實，有實則有數，有數則有新敝之相代，成壞之相續，乃離其樸矣。若不知止，務名以遍求，觀形而博立，役精瘁神而無厭足之心，竭思勞慮而處憂患之累，豈不為殆也？知止則不殆矣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由川谷之於江海。

人之初生，同得于道，共有其性，日誘月化，時將遷矣。既以道集性，則民之歸也，乃復其本，奚有不從之患？是由川谷之於江海，不待其招而來之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天下之事，叢然而難別，苟非以知之，則偽者以真。天下之物，混然而難辨，苟非以知之，則似者以是。至于折萬情而歸正，察千變而合宜，愚者不敢僭以為賢，賢者不見遺而有棄，自非知人，何能如此？此乃謂之智歟？智以知人，己之是非或不足以見，身之善惡或不足以察，將有為也，不可就而就，將有行也，不可去而去，如是雖智未以為明也。如明則見己之是非，不昧非以為是，察己之善惡，不怙惡以為善，發一言必當于人情，措一事必合于眾意，內無曲從以求為阿，外無黨舉以求為諛，此乃自知者也，又甚于知人，所以謂之明。

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孟賁之與嬰兒，兕虎之與蜂蠆，此其為勝，何足較哉？出于有力而已。是故以大欺小，以眾暴寡，非足以為奇也。若克己之私，遣己之欲，利足以自敵，害足以自討，此乃勝己者也，自超于勝人，故曰強。

知足者富，

性離乎分，則所貪無厭，道充于己，則所求乃足。是以至人不徇乎利欲之名，罔耽乎浮華之境，外物不能誘吾之真心，虛名不能動吾之高意，真以自養，道以自充，而常足于其內，此之為富，乃為大矣。

強行者有志。

騏驥一躍，駑馬十駕。使騏驥之至千里，不以為有志，惟駑馬強力而進，勉步而前，行而不已而能至者，可謂有志矣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

真不以外奪，性不以情移，乃得其所矣。得其所則樂其固有，安于自然，此所以久。

死而不亡者壽。

有死者必有生，有生者必有死，自離道而至於民物，未嘗有免乎二者也。惟內以存乎真靈，中以保乎真性，不著于物而物固無以遷之，不散于外而外固無以誘之。如此形骸雖腐，而我真全于寂寂，名望既在，而我性存于杳杳，迹雖不見而神常以視，口雖不言而炁常以語，此乃死而不亡者也，其壽為大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周旋動靜，無所不居，汎應曲當，無所不行。取之左而右不以為妨，取之右而左不以為偏，小不以為遺，大不以為懼，虛不以為欠，盈不以為滿，凡此乃所謂大道也，豈非汎乎？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居，衣被萬物而不為主。

吾道混然未判之前，以無無在上，純純而樸，孰為天地？孰為萬物？莫得以知之。及二儀剖判，陰陽兩分，變通布于四時，生長成于萬物，則吾道散焉。然而昔不以為無，今不以為有，向不以為大，即不以為小。是以萬物生之，我則不辭，其生無窮，功成于眾、我則不居，其功無己。萬物得之則生，失之則死，華實向背，斂藏聚散，未有不由乎此也，豈非主乎？不以為主者，蓋隱藏纖芥不以為無，澹足萬化不以為有故也。

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之不知主，可名於大。

道之為道，左右前後出入之不能，似以為實；供被廣宇，取之無盡，似以為虛。實也非有意于小，虛也非有意于大，小大之名，非可以拘以取，能小能大，故可言之。道無欲也，至人以欲慮不萌一念而得，故名曰小。道無方也，充塞無外，物莫能離，故名曰大。小止于無欲，有欲則應萬物而無窮，非以為小。大止于不知主，知主與物相對而至于有方，非以為大。惟其無欲與不知主，乃可名道之小大耳。

是以聖人能成其大。以其不自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聖人入與道同居，出與道同行，其妙也與道同方，其虛也與道同體，如此則聖人與道豈有二也，故能成其大而不自大，乃為大矣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聖人在下，以道自處，動容周旋，無非道也。聖人在上，出而應帝王之務，顯而為君師之職，身臨四海，俾遐邇以向風，日覽萬機，使群黎而作德，豈非執大道以御世也？今以謂大象者，方將用道以治人。吾無所執，則政教之具有時而虧，法度之柄有時而奪，天下之民無以賴之而往。惟執此大象，則具有所操，柄有所持，凡以治民之事，皆我所秉耳，天下何不往也。言象則貴有所執，故不言大道而言大象。

往而不害，

以道御天下，必有德以為政，以仁為化。知厚賦以傷人之財，我則薄稅以裕之；知重役以痕人之力，我則輕徭以寬之。賞將勸善，我則重之以賜，罰將去惡，我亦省之而恤。如此則往者又何有害也？不惟民庶，至于草木各遂其生，鳥獸各獲其養，蠱而昆虫，微而魚鼈，皆得其所矣。此其不害，又何害焉？

安平泰。

安對危，平對側，泰對否，三者為言，皆致治之意。自非聖人之世，往而不害，曷以共格于此？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夫人情可以留，欲可以治，鄭衛之音以悅其情，而聽之必美，有奇珍之味以甘其口，而食之必嘉。苟或遇之，未有不留者哉可？蓋情欲寓于其間故也。此樂與餌，過客所以止也。而道至淡也，以其無味，至寂也，以其不可見，不可聞，此人乃知之者寡焉。至人非此，得真味以忘其餌，以餌為其假，聽希音以忘其樂，以樂為其邪，是以寥寥乎物上，千百載而不為物之所蔽也。無他哉，屏情塞欲，以見其性，故能如此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

天地有常理，陰陽有正情，寒暑往來之相推，萬物盛衰之相續，以至終而復始，窮而反變，此乃，固然之理而可知者也。是以歛張強弱之相伏，廢興與奪之相代，則歛者在前，張乃隨後，而至弱者纔行，強乃應迹而來，廢盡則興，奪極則與，而皆必來矣，而世俗之所共也。聖人處道，出天地之常，權陰陽之正，洞達玄情，垂乎不測，疾徐示于莫可知，遲速生于不可見，欲以迎之而前，忽然在後，思以隨之而後，忽然在前，去焉而反就，生焉而復來，鬼神莫以窺其迹，陰陽無以籠其妙，則聖人之道，固以盡其變矣。此歛之而張，弱之而強廢之而興，奪之而與，乃無定理以拘之，此所謂微而明矣。微者，隱幽而察來，知幾而見先，洞達物理，明徹玄情，而有以探于未形矣。

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

性之虛也，有以納天下之至變；形之無也，有以敵天下之至大。澹足萬物不以為有，充塞四海不以為盈，其樸雖小，而天下莫能臣，萬物歸之，而不為其主，此道之柔弱，孰可勝焉？仕道者寧不卑以自處，和而自弱，不盈以待己，常謙以奉人，有功而不有，有能而不恃，不爭焉而天下以為先，不矜焉而天下以為能，此仕道之柔弱，亦不可勝矣。反以大而屈小，高而辱卑，求為剛強，以勝柔弱，此蓋不知道也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魚之為物，伏藏深渺，以潛其形則活其身，至于明露則禍患來矣。聖人體道以御世，存神以化人，達微明之理，以應當時之務，示幾先之權，而涉事為之緒，變化馳于不可名，利用藏于不可測，民日遷善，不知其然，世日躋治，不見其述，此蓋利器不示於人，故能如此。苟機露于當時，言宣于民世，告以法度之由，諭以致治之意，非所以為利器也，聖人恥之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

以虛靜為體，以變通為用。其體虛靜，斂至無于冥冥，收大寂于寞寞，則疾徐應對，一于自然，而未嘗有為。其用變通，涉天下而非此不行，合萬變而非此不立，周旋動容，闕此則乖，泛應曲當，無此則亂，以至洪纖短長、高下曲直未有不由乎此也，此無不為矣。無為也，酬酢萬化之上，運乎六合之中，寔有為矣；無不為也，鼓舞以神，不見其跡，動止以化，不知其用，完無為矣。此道無在無不在之理也。侯王守此以御天下，無言也而命令宣于四海，無動也而教化彰于天下，乃無為而無不為矣，自非體道何以哉？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人性受沖和之始，秉純粹之初，天真保于其中，靈源全于其內，則所謂抱樸之時。及逐情而真散，隨景而靈亡，耽嗜慾以適非，樂紛華而捨本，乃離性失樸矣。苟有以救之，則反焉，是猶天下成化之時，其化久成，民將敝矣。始于自然，終于有作，醇以生疵，和而適偽，天下之風將以移焉，何以反之？莫非鎮以無名之樸，則真性將復。然而聖人抱樸，必將以處己，非所以救人。至于天下欲作之時，則情偽已生，變態已出，天真將滅，大樸將廢，然後鎮之，豈吾所欲哉？無若靜以自正而求正物焉。大道起自無名，為天地之始，至于用無名之樸，以鎮天下之欲，則道乃終矣。此太上所以著《道經》，而至此為末。

道德真經解卷中竟

#1 不可不畏：後脫經文『荒兮其未央哉』。

#2 驟雨不終日：後脫經文『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于人乎』。

#3 跨者不行：後面的經文有脫。

道德真經解卷下

無名氏解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上德者，天德也。聖人觀天，默與道會，實無所得，故曰不德。以無所得，故德自歸之，是以有德也。下德者，所得之德也。下德執德，故曰不失德。執著之者，不名道德，是以無德也。天德之德，德不可至，故無為而無以為。所得之德，執著其德，故為之而有以為。德降為仁，若仁則可為也，故上德無為而上仁為之。然大仁不仁，雖曰為之，亦無以為而幾於上德者焉。義兼於德，而義則可以虧也，故下德為之而上義亦為焉。然內以立我，未能忘我，外以制事，未能無事，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，故有以為而類於下德者焉。道降德衰，化義俱失，以禮交物，實相偽也，故為而生患。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，即此以觀其所失，每下可知已，故曰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忠信之薄也。攘臂而仍之，則亂之首也。然德兼上下而兩言，自仁而降，言上而不言下，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。至於以智為前識，復不言其上，是尤不及於禮矣。窮思極慮，揣而銳之，故曰道之華。苦心勞神，以喪天真，故曰愚之始。不言失禮而後智，則以禮者亂乎德，而智者反乎道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，不處禮之薄，居道之實，不居智之華，故去彼人道之華，而取此仙道之實矣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一者，道也。有一未形，本無所得，渾淪既判，肇自古初，則物得之。天

確然闢乎上，以無為用，故得道而清。地隕然處乎下，以靜為體，故得道而寧。神杳然藏乎幽，陰陽不測，故得道而靈。谷虛而窪，天道也，以天得道而清，故谷得道而盈。物止而育，地道也，以地得道而寧，故物得道而生。神舍於身，百體之侯王也，神尸諸聖，天下之侯王也，以神得道而靈，故侯王得道以為天下正。其致此者，道而已。若天失其清，斯無以覆，將恐裂矣。地失其寧，斯無以載，將恐發矣。神失其靈，斯無以守，將恐歇矣。謂天無以清也，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。謂地無以寧也，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。謂神失其靈也，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。且賤歸之則顯其貴，下附之則顯其高，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，江海合水而為大，大人合并而為公，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。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，故自稱以孤寡，食氣於太和，故自稱以不穀。有百體，然後身之侯王以貴；有百姓，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。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，豈非以賤為本故邪？夫致數輿者，近取諸譬也。今以轅軌輪輻合而成輿，若立輿於前，數其眾體，用有所拘，不足以得輿也。合轅軌輪輻，然後輿有運載之名；合百姓賤下，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。玉者貴也，石者賤也，玉出於石則貴，亦以賤為本。然玉者有質而自貴，侯王得一，本不自貴，豈欲如玉石然哉？

####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靜者，地道也。反地道之靜而為動，是陰之感乎陽者也，故曰反者道之動。弱者，天道也。由天道之弱而為用，是陽之感乎陰者也，故曰弱者道之用。陽以無為用，陰以有為體，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。萬物由地道而生，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此乃反者道之動歟？然有形者，非天道不足為生，故曰有生於無，此乃弱者道之用歟？是以聖人言：有以無為母，無以虛為母，虛以道為母。自然者，道之根本也。若能存守玄都，法其自然，則由動之靜，攝用歸體，將復於道矣。

####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上士既已明道也，故信之篤，守之固，有聞必力行之。中士將以進道也，勉而後中，不勉則不中，思而後得，不思則不得，一出焉，一入焉，聞之猶有疑心也，故存亡之間，未之或行。下士直以夷道也，譬猶俚耳不知大聲，譬猶眾心不受高言，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焉，故與道大反，嗑然而笑之。若道不見笑於下士，其異於俚耳之所聞，眾口之所說幾希，安足以為道哉？故建言

有之。明道若昧，惟蚤夜以存思，定適而默想，勤行乎道，則得矣。進道若退，以日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，於存亡無累，則可矣。夷道若類，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、耳目鼻口之所嗜，人笑乎道，則過矣。亦知四大之在域中，猶不外於道者乎？上德者，天道也。天道窪則盈，以其窪也，故若谷。大白者，王道也。王道弊則新，以其弊也，故若辱。廣德以地道言之，用之不弊，而成之若缺，故若不足。建德以大道言之，建之不拔，而修之罔覺，故若偷。以其若谷、若辱、若不足、若偷，則疑於變其質矣。然其為上德、為大白、為廣德、為建德，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，此之謂質真若渝。所以質真若渝者何？謂大方無隅、大器晚成、大音希聲、大象無形也。大方載之，德合無疆，故無隅。大器用之，久於其道，故晚成。大音不言，而四時行焉，故希聲也。大象不物，天下往焉，故無形也。此四大之所以大者。夫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，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，而無名者，天地之始也。道於之而隱焉，若分四大於域中，皆其顯道而強名之者矣。道本非善貸，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，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，而曲成之效於是乎著。然其成也且而已，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？

####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易變而為一，一之所以起也，故曰道生一。一者，形變之始，天地有形之最大也，故曰一生二。天地定位，人居乎中，而三才成焉，故曰二生三。輕清者上為天，重濁者下為地，沖和氣者為人，然後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，故曰三生萬物。天為陽而肅肅，出乎天，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，地為陰而赫赫，發乎地，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。陰陽升降，兩者交通，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，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一身，貌肖天地，陰陽沖氣皆具其中，其必有至神者典之，亦猶王公之於天下也。於此配域中之大，是為孤寡；於此食太和之氣，是為不穀。世之人與神背馳，反以為惡，而王公獨以此自任，故曰人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物，固無所損益也，由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則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矣。人之所教，必以天地之正也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是我亦義教之，此謂損之而益。強梁者反此矣，故不得其死，此謂益之而損。聖人觀之，因以為戒，故將以為教父。

####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至柔者，神也。至堅者，形也。真神通於道，能亡能存，惟以神御形，則神能飛形，而形由之以馳騁矣，故曰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至柔故無有，至堅故無間，以形御形，則形有所間，故無間者不可入。以神御形，則神有所通，亦無入而不自得矣，故曰無有入於無間。夫形之所化者，不言之教也。神之所得者，無為之益也。若能體天地之道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則造乎形而與乎神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矣。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為，故於此希及之。

####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，孰親？身與貨，孰多？得與亡，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，是以身殉名之過也，烏睹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？富者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，以身殉利之過也，烏睹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？然榮辱立而睹所病，貨財聚而睹所爭，彼以顯為是者，知名之為榮，以富為是者，知貨之為利，故見得而忘其形，見利而忘其真。然則得之與亡，其果孰病乎？是其所亡者，乃無名之樸，不貲之軀也，病孰甚於此矣。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，則其大者必費。大者道之稱，所謂無名之樸是已。多藏其貨而不知足，則其厚者必亡。厚者德之質，所謂不貲之軀是已。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，而不自貴其貨，所以不辱，體上德之知止，而不自尊其名，所以不殆。若是者，可以長久，與天地並焉。

####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真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大成者，地之德，廣德若不足，故雖成而若缺。大盈者，天之德，上德不自得，故雖盈而若沖。成若為山，其積必壞，非大成也。大成若缺，無時而壞，故其用不弊。盈若積水，其施必竭，非大盈也。大盈若沖，無時而竭，故其用不窮。此二者，天地之用，陰陽是也。天能生之，無時不生，而所生之用不窮，地能化之，無時不化，而所化之用不弊，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。唯通之為三，故舉天地則道可知。若分而言之，則大直若屈者，地道也。地道直而不肆，故若拙#1。大巧若拙者，常道也。常道刻彫眾形而不為巧，故若拙。大辯若訥者，天道也。天道不言而善應，故若訥。然論其宗，天地雖大，不離陰陽，而一陰一陽者，道也，故積陽為天，積陰為地，陰靜陽躁，陽熱陰寒，制陰者陽，故躁可勝寒，制陽者陰，故靜可勝熱。然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？夫道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，清者濁之源，靜者動之基，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，而況於物乎？況於事倫乎？故曰清靜為天下正。

##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以道蒞天下者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，糞其田疇而已。及其下衰世，無以興乎道，則見可欲而不知足。於是有欲得之心，乃始攘奪矯虔，馮陵疆土，而戎馬生於郊也。反觀諸身，即在我之天下，故有道於身，則安其分量，以厚吾寸田之守，失道於身，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，而方寸之田已失矣。故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，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。其已甚則爭奪隨之，若能安其性命之分，還身意所欲，清淨而自守，則取足於身而得矣，夫豈有不足哉？此知足之足，所以常足。

##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天下者，九州山川河海，滋生不絕也。天道者，四時陰陽風雨，變化無窮也。反觀諸身，無不圓成，是以聖人言：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。苟解乎此，亦不必出戶窺牖，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。若求道於身外，則愈不足以得道，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，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，近取諸此，無不充足者乎？是以聖人體地之道，以虛為身，故不行而知，無俟出戶；體天之道，以無為心，故不見而名，無俟窺牖；體夫大道，以自然為常，故不為而成，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。

##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為學者將以窮理，故日益。為道者將以盡性，故日損。損之又損，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。理有所窮。性有所盡，猶未免於為，故言為學為道。惟命有所至，則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以至於無為矣。無為者，寂然不動之時也，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則亦有為矣，故無為而無不為。一有所為，未免有累物之行；一無所為，未免有絕物之心。聖人於天下何如哉？亦處無為之事而已。處無為之

事，乃可以取天下。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。然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及其有事，亦不足以取天下矣。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，則要當學其所不學，以至無為之道。

##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

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在天下，慄慄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聖人欲歸初始，反於未生，故無常心。善惡信誕，惟人之所為，我無容心焉，亦因人之心以為心而已。百姓行善者，我不知也；百姓行惡者，我不知也。積善，善氣至，我不知其為善，故善者，吾善之。積惡，惡氣至，我不知其為不善，故不善者，吾亦善之。信與不信，亦猶是也。任之自然，吾無容偽於其間，是謂德善德信矣。以如此則齊善否，同信誕，而吾心無所偏係，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常有心也，以徇聲色之娛，故皆注其耳目，不知收視反聽，守母之道。唯聖人常無心也，懷天下之始，復守天下之母，故皆孩之。

####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，入於陰陽之變曰死。與生死為徒者，未脫乎天地之機，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。然萬物出生入死，而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，何也？此皆民自令耳，非天地毀，鬼神害也，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。目睹生之來不能却，死之去不能止，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，而動之死地也。夫惟聖人懷微妙，抱質樸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，雖有猛獸不能據也，雖有兵刃不能害也。蓋其積德玄通，物莫之能傷者，故無死地焉。

####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道何自而生邪？畜道真和之氣，萬物由而生之，道之所以生也，故曰道生之，德畜之。物何自而形耶？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，萬物由而成之，物之所以形也，故曰物形之，勢成之。以道能生，故物莫不首之，夫是之謂尊道。以德能畜，故物莫能賤之，夫是之謂貴德。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，非期尊貴於物，物自尊貴之，以其自古及今，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，此道行乎天地之間，而常自然者也。若夫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則天地之所同也，故是謂玄德。

####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一生天地，然後天下有始，故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天地，為天下母，乃知萬物皆為子也。既知其子，而復守其母，則其子全矣。蓋人徒知天地萬物，而不自知其所由生。若能知之，而復守天地之道，則終身不殆矣。是以體天地之道者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故曰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動。不知道者，多言有為，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，故曰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夫小者天地之樸，柔者道之妙用，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，故曰明。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，故曰強。明者合陰陽而言之，光出於明，以無為用，在己則智意是己。聖人去智與故，不由而照之于天，故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光耀於外謂之遺殃，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，是謂襲常矣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守母之道。

###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夫山徑之谿，介然用之則成路，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。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，而施作有為，所以致茅塞其心。夫性之動謂之為，為之偽謂之失，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。大道甚夷，視之而不見也，民心欲速，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。且心為君主之官，故心有所撓則寸田失守，寸田失守則和氣不降，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，故曰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以其如是，則分高下之品，有爭奪之奇，貪五味之爽，故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者有之，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。是謂賊道賊身之務，而不知者，尚矜誇己之才能而不已，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###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建者，造始有為者也。唯道建德判，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，此分一氣而為兩儀之時也。抱者，即而不離者也。唯德抱道生，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，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。物同得於一氣，唯人為最靈，故能之萬物之祖，天地之原。於此建中抱一以為天下，則垂之後世子孫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。是道也，吾原其始，蓋本於修之身而已。道之真既以治身，則其緒餘以為國家，其土苴以為天下。由一身而及乎天下，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。修之身者，神雖在身，先隱天地，靜居萬物之始，令意莫在身，此所謂修之身，則其德乃真矣。由此推之，人雖在家，令意莫在家，此所謂修之家，則其德乃餘矣。人雖在鄉，令意莫在鄉，此所謂修之鄉，則其德乃長矣。人雖在國，令意莫在

國，此所謂修之國，則其德乃豐矣。人雖在天下，令意莫在天下，此所謂修之天下，則其德乃普矣。故以身觀身者，內視密眇而觀己之德也。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，聖人無容心焉，各以其自觀之，故得自然也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####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毒虫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歧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嘎，和之至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赤子之性，與道為一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隙，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，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。若是者，積德玄通，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，故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者，德全於地道也。地之氣始於子，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固者，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者，德全於常道也。常然之道，其精甚真，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時有峻作者，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。終日號而嗑不哽，和之至者，德全於天道也。天主聲，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，故終日號而嗑不哽也。知和者，陰陽混而為一，故曰常。知常者，陰陽合而未分，故曰明。赤子之性與天地合，其德不以生為益。反為益生者，動之死地之兆，是謂祥矣。既以生為益，則必以心使氣，是謂堅強之徒也。始於益生，致於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####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道要自然，行者能得，聞者能言，所以言者，以言相然。相然者，意之默識而已，未嘗見於饒饒之言辨也，故曰知者不言。不知道者，以言相煩，不聞不言，不知所由然，故曰言者不知。唯聖人知天地之道，有大美而不言，故塞其兌，閉其門，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。及其出而為天下，於此體天之道，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，於此體地之道，則解紛而同其塵也。天地之道是謂玄同，玄有赤有黑，故玄同則合乎至一，而與天地相參。天道無親，故不可得而親，既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也。地道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，既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也。大道無形，故不可得而貴，既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也。若是者，宜為天下貴。

####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

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，天下不可治也，故以正治國者，必以奇用兵。蓋正復為奇，則有用兵之患，以福兮禍所伏也，孰知其極？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。無事則法地而好靜，好靜則法天而無為，無為則法道而無欲，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治出於有為，而失太上不言之教，故多忌諱之禁，則四民遷業而彌貧。民貧則征求利器，貪污之風生，故國家滋昏。玩好伎巧，難得之貨貴，故奇物滋起。由此利害相攻，法令滋彰，剋核大至，民不聊生，故盜賊多有。奇兵之用緣此而起，此乃以正治國，正之極也。是以聖人無事，則國實民富，故忌諱不生。好靜則天下自正，故利器不作。無為則萬民自化，伎巧何施？無欲則民自歸樸，盜賊何有？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。

###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沃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太上之世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，故為政無處正，自居之悶悶者，有政而不作也。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，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。然既立政為正，必有以察為奇，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。終於察察，政之極也。其政太察，使民無所措手足，故其民缺缺焉。聖人言但知求福，不知罪嬰，但知養身，不知戮形，禍福倚伏，理之然也，故曰孰知其極，其無正邪？世之人以政為正，不知正之極而奇生，以福為善，不知善之復而妖起，迷迷相傳，于今久矣。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，故不割也，廉如上德之清，故不劌也。直而不申於外，光而返照於內，無正可處，無奇可察，是謂無極之道。

###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唯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嗇者，斂也，畜也，歸之於德也，以外言之曰斂，以內言之曰畜。斂於外者，至於無欲，故後其身，外其身，所以治人也。畜於內者，至於無知，故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外則無欲，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，內則無知，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。盡性而至於復命，是乃復守其母，故謂之早復焉。早者，日升於甲陽之首也。復守其母，則與天地合其德，是之謂重積德。積德玄通，與道合真，則無不克。與道合真者，難終難窮，故莫知其極。難終難窮者

，萬理咸備，故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者，道也，不方不圓，與天地並，故可以長久。始於守母，是謂深其根，終於復命，是謂固其蒂。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，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，是謂長生久視之道。

#### 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民；非其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，不可施為也，故治大國者，若烹小鮮。自人言之，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，黃帝之鄉，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，故鬼無所出其靈響，依人而行，何神之有哉？非其鬼不神也，以其不受於邪，邪氣自去，是神亦不傷於人也。非其神不傷於人也，以其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而天下化成，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，內則無圖為殺怨之心，不犯神之報應，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。人與鬼神兩不相傷，則神之予矣，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，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。德歸於神，故子孫以祭祀不輟；德歸於人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。此乃聖人以道蒞天下之效。

####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水以善下，故江海能為百谷王。大國欲兼畜人，亦以其下流而已，故曰大國者下流。天下交，萬物生，人道交，功勛成，是謂天下之交，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。牝常以靜勝牡，而牡歸之者，以靜為下也。靜則無事，唯無事可以取天下，而況於國乎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，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。或下以取者，君道也。或下而取者，臣道也。君猶天也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。臣猶地也，地道卑而上行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，人道交而功勛成，則兩者各得其所。然宜下流者，唯大國而已，故又曰大者宜為下。

####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道者虛無之淵，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，則以道為萬物之奧故也。得道之妙則為善，是謂性命之寶。得道之言則為不善，然亦於道有所保焉。市者，眾人之所歸。加者，置諸眾人之上。美言尊行，人之不善於道者，亦足以得眾而人上之。夫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置三公，坐而論道者也。有拱璧以先駟馬，則美

言尊行得眾而人上之如此。雖如此，亦不如坐進無為之道，得其妙之為愈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性命之寶，求則得之，而生之所保，特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###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，故為無為；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，故事無事；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，故味無味。自其所應者言之，若有為有事有味也。自其所守者言之，則其為者無為，其事者無事，其味者無味而已。世之人不通乎此，故勇動多怨，緣小而至大，緣少而至多，唯有心於事為嗜慾之間也。然大小多少，緣類而報，皆出於自得，天地應之如谷，故曰報怨以德。由此觀之，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，天下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，故患生不意，禍生絲微，此之謂歟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，故終不為大；與道為一，故能成其大。且輕諾多易者，傷輕易於有為也，故寡信而多難矣。聖人行不言之教，故無寡信之行；處無為之事，樂恬淡之能，故無多難之尤；任其自然而不敢為，故終無難矣。

###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故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矣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以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安靜未萌，易為持謀，所謂為之於未有也。脆微已作，易為浮散，所謂治之於未亂也。然為之於未有者，能無思慮乎？治之於未亂者，能無智謀乎？故聖人言：謀思危之首，危者將不久，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為，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為愈也。夫大生於小，高生於下，遠生於近，理之然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唯聖人見端而思末，睹旨而知歸，是以無為也，故無敗，無執也，故無失。若夫民之從事，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，所欲浸長，真和乃盡，故幾成而敗之，豈不然哉？若能慎終如始，反嬰兒守母之道，則無敗事矣。故聖人欲不欲，外無所為，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，學不學，內無以為，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，以復眾人為治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###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

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道無為則自得於內，道無不為則化成於外，是以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明則澆淳而亂，愚則守樸而靜，且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而有知也。智者爭之器，故以智治國者，國之賊，非以其明之耶？不以智治國者，國之福，非以其愚之邪？國之賊，則開人者，賊生也。國之福，則開天者，德生也。此兩者，亦楷式可則而像之。能知楷式，然後可以觀於天，故是謂玄德。玄德者，上德也，故深矣遠矣。物無得而偶之者，惟同乎大順而已，故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###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江海以其善下，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。王有歸往之義，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。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，則處上而人不重，故從之也輕；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，則處前而人不害，故利之者博。若此則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。要其所以然者，亦不過善下而已。唯善下者不與物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###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肖物者小，為物所肖者大。夫道包裹天地，充滿六極，洋洋乎大哉，故似不肖。天大地大，肖道而已，故能久。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，其於道亦細也，夫是以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者，父道也，造物之主，言天也。二曰儉者，母道也，畜斂之主，言地也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，天地之原也，感而後應，不為物先，言道也。天地道兼而用之，則澹然無極而眾美從，三寶無出於此者。凡人皆有是，當在寶而勿失，持之為上。夫天道生之覆之，是所謂慈。雖慈也，然不爭而善勝，是慈故能勇。地道畜之育之，是所謂儉。雖儉也，然德合於無疆，是儉故能廣。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，雖不敢為天下先，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，故能成器長。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，則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者，以陽戰陰也。以守則固者，抱玄之道也。且以順戰逆，待時而動，則援之而勝矣。不可動則守以順，天時亦衛之而固矣，故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##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善為士者，懷三寶之道，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，于以戰人是為善戰，于以勝敵是為善勝，于以用人是為善用。善戰者，待時而後動，雖戰而不怒，體慈之寶也。善勝者，慮勝而後會，雖勝而不爭，體儉之寶也。善用人者，智不自慮，而悅以使人，故人樂為之用，體不敢為天下先之寶也。善於此者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也。然古之為正，正復為奇，乃有用兵之戒，故曰古之極。孰知其極也夫？

##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則哀者勝矣。

用兵有言者，明其言非我有也，乃用兵者之常言也。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則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，未嘗感人也，應之而已。既不得已，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為事者，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，故曰行無行也。攘無臂者，善戰而不怒也。仍無敵者，善勝敵而不爭也。執無兵者，善用人而為之下也。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。然三寶非獨論兵而已，奈何古之極，遂至於用兵也。兵乃凶器，不可輕敵，輕敵者，是樂殺人也。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故幾喪吾寶。是以抗兵相加，則哀憐者慈也，以慈為寶，則無輕敵之禍，故勝也。

##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以不吾知也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無思無慮始知道，故易知也。無從無道始得道，故易行也。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，貧賤者勞役以傷生，皆喪己於物，失性於俗，故莫能知，莫能行矣。夫言有宗者，明一章之言，其統之有宗也，此之謂易知者歟？事有君者，明一章之事，其主之有君也，此之謂易行者歟？不失其宗與君，何息不能知，不能行哉？故聖人言：子若行吾道，當知上慧原，智亦不獨生，皆須對因緣。若無行宿本，是謂無知，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？此所以不吾知也。有不言而知者，見非於眾，有不學而得者，見異於俗，故知道者稀，足見得見者貴也。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，不銜鬻於人，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。

##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尚矣；不知知，病矣。夫惟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之不病，以其病

，是以不病。

道本無知也，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，故曰知不知，是謂真知。能知不知之知者，其知尚矣。不知不知之道，而昭然有知者，高談妙論，以究本窮元，其知病矣。唯知知病為病而忘其知者，是以不病也。聖人何其不病也？以其知知病為病，而常若不知矣，是以不病也。

####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怒而威，其威也小；不怒而威，其威也大。聖人不以威屈天下，使民無畏威之容，而有畏德之心，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，是謂大威至矣。化民使得盡其性，則擴而充之，所居無狹，育而成之，所生無厭，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。體天大威而不怒，體地廣居而不狹，體道生生而不厭。惟上不厭民之所生，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，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。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，不自貴故德矣。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，故去彼自見自貴，而取此天地道者焉。

####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勇於敢為而以身先天下者，是謂逆天道也，故殺矣。勇於不敢為天下先者，是謂體天道也，故活矣。然勇於不敢者，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，勇於敢者，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，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，故惑之也。若夫天之所惡，孰得而知其故哉？且天道虧盈而益謙，故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為也。夫天之道本無所為，萬物之出，與之出而不辭，萬物之歸，與之歸而不拒，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，是謂不爭而善勝也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固不言而善應也。善者福之，淫者禍之，固不召而自來也。示人以易知，應物以多變，固坦然而善謀也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其以此歟？

#### 民常不田久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民得其性，則常樂其生；苟失其性，則死亦何畏哉？雖為苛法以死懼之，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。若使民常畏死，是政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，故重犯法也。有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又孰敢為哉？常有司殺者殺，是謂有德司

契也。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矣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無德司徹也。民常不畏死，而以死懼之，豈不謂代大匠斲耶？斲物之大匠者，造物之主也。造物之主者，天道無為也。逆天制物者，有為也，希有不自傷者也。

####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也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也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王者以民為天，而民以食為天。聖人之治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知天之天，然後民可得而保也。食稅之多，以其賦重，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，故民之所以饑。上之有為，以其政煩，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，故民之所以難治。凡人之情，興於富庶，然後有恒心，還於淳樸，然後無他欲。至於饑而難治，則不安其分量，而欲利之愈勤，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，故人之所以輕死也。唯得道之人，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，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。若是者，達生之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，是賢於貴生也，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。

####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也，柔弱者生之徒也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故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

人之生也，骨弱筋柔，其死也，筋骨堅強。草木之生也，甲脆枝柔，其死也，枝葉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理之然也。兵強則不勝，與木強之理共矣。堅強死之徒，故居下。柔弱生之徒，故處上。亦天地之道所宜然。

####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？其唯道乎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其不欲見賢也。

天之道以中為至而已，無過與不及也。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不使之有餘，故有餘者損；下者舉之，不使之不足，故不足者補。蓋天道減盈滿，補虛空，毀強盛，益衰弱，人之道則一切反此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，唯天道為然。聖人體道者也，故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，故常無損，此聖人之所以能天。

####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

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能攻堅強之物，物莫能勝者，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，故幾於道矣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，何哉？以其益生，以其心使氣，故失柔弱之道也。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，其唯天地之道乎？唯地之道，受國之垢而不自化，乃化化者也，是謂社稷主，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？唯天之道，受國之不祥！而不自生，乃生生者也，是謂天下王，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？夫正言若反者，受國之垢與不祥也。以正言之，若反者矣。

####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者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陽為德，無為也。陰為怨，有為也。世之人勇動於敢為，故有怨，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，怨愈多矣。夫若是者，安可以為善？且知慧外通，仁義多責，故勇動多怨。是以聖人執天之行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嘗予於人而不取也，故不責於人，何怨之有？上德無為而報怨以德，故曰有德司契。下德有為而以和大怨，故曰無德司徹。天之道，是謂上德者，無親無疏，唯善人無為者常與之。

####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使民至老死，不相與往來。

九隅八區，寓以小國。況至德之世，地不加闢，民不加聚，能使一國若一家，一家若一身。蓋我好靜而民自正，雖有智者創於前，巧者迷於後，民亦無機心之累，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於是時也，民皆樂生安土，自守其國，是重死而不遠徙也。以不遠徙也，故無川途之險，雖有舟輿無所乘之，無攻戰之患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。大信不約，何假書契？乃復結繩而用之。故力田而甘其食，躬桑而美其服，懷土而安其居，存生而樂其俗。居相比也，聲相聞也，而不相往來，無欲無求，莫之為而常自然，此之謂至德。

####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信言者，希言也，其出口也，淡乎其無味，故不美。美言者，貌言也，其於人也，輕諾必寡信，故不信。天道不言而常善應，故善者不辯。和大怨者，安可以為善？故辯者不善。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，故知者

不博。以博溺心，則聞見愈多，不如其約也，故博者不知。夫不美也，不辯也，一不博也，所謂在己無居者也。聖人之道在己無居，則運而無所積，故聖人無積，以有積故不足，無藏故有餘。聖人無積，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，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故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也。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，惟天之道利而不害，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且天以美利利天下，何害之有？聖人出為於無為，亦非亂天之經，逆物之情也，又復何爭焉？此《德經》也而言終及於此者，以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。不明於天，斯不通於聖，故混元以此終焉。

古之聖人由道以顯教，因言以見道。道本無形，妙不可測，然不假於言，則道何緣而明？苟言不盡意則直書，辭稱微妙難識，微妙難識，學者莫知其根。

道德真經解卷下竟

#1 若拙：疑作『若屈』。